



梅的好

王祥夫

古人品花，梅为第一品。人人都知道冬天必将会过去，谁也没见过留在那里不肯走的冬天。但冬天尚未离开春天还没到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小小的夹缝里，梅花冲风冒雪地开了，花朵是小的，我认为梅花应该小，瘦瘦小小才见风致。尝见过的画家画大幅红梅，千朵万朵拥挤在一起像是着了火，是不得梅花之真趣！

梅花从开到谢，可以说是极为短暂的，简直是须臾间的事，苏东坡的那首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明明知道他是在写海棠，而我偏偏

认为那是写给梅花的，这样好的诗句，苏东坡怎么会写给海棠？我总是认为一切好的诗句都应该写给梅花。

梅花若从颜色上分，红梅、粉梅、绿梅、白梅，好像也只有这四种。中国人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排座次。《水浒》中一百单八个英雄居然个个都排到，一排一排前后后地坐，就是不肯大家都坐一排或混坐。混坐其实最平等。再说到梅花，你就无法给它们排座次，红、白、粉、绿我认为都好，各有各的风韵。梅花是，全开的时候好，半开的时候也好，各有各的好。梅花开的时候，小小的花

苞从米粒那么慢慢大到黄豆大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梅花也知道不弄撞才好，花开的时候先要让花蕊吐出来试探一下，古人画梅，尝见花骨朵上只点一蕊。风寒中的梅便是这样，先探出蕊来，这就和其他花不一样，然后才一点一点开起来，一旦开起来便不再犹豫，直至怒放。谁见过开到一半又羞答答合拢的梅花？还有，许多事情都是有衬托才好，梅花却偏不要衬托，叶子是后来的事，把花开完了再说，所以梅花真是可爱。桃花却要手拉着绿叶一起登场，红红绿绿固然热闹，却不能像梅花

那样让人感动。除了梅花，还有什么花敢于冲风冒雪地绽放？还有什么花能在风寒中抖擞它的那一缕刻骨的清香？这清香，便是最好的宣言，也只有在那料峭的风寒里你才会读出梅的好。



祥夫言

不失发芽的心情

简丽燕

去年冬天一时兴起，从网上下单了一盆青叶吊兰。因忙于琐事，五六天后查看物流动态时才看到商家回复：“据了解，您所在地区现在气温很低，绿植在运送过程中会被冻伤或冻死，建议您退款。”与这条信息同时看到的是取件信息。

取回快递，打开包裹，顿时傻眼：这哪里是图片上展示的青叶吊兰？图片上的叶片修长而舒展，仿若翠玉雕琢而成的丝带，自然垂落，每一片都彰显着生命的蓬勃活力；眼前的青叶吊兰，从头到脚几乎都是黑褐色，叶片摸上去软塌塌的，没有一丝生命的质感。当我想要立起它时，那些曾精神抖擞的叶片竟都不堪重负地低垂着，元气全无。

都这样了，扔了吧，爱人不无惋惜地说。虽然商家承诺全额退款，但我心里却疙疙瘩瘩，说不清是怜惜还是自责，遂又将冻得面目全非的青叶吊兰平放在地板上，一片一片、一点一点从叶片顶端到根部仔细地查看，没错，我找到一片完好的叶子。突然，在距离培植土最近的地方，一抹绿色跃入我的眼睛，这绿色在大面积的黑褐色中是如此打眼，又如此令人欣喜。“看，这儿的叶片还绿着，能活，能活，快拿剪刀来！”一旁的儿子飞也似的跑进厨房拿来剪刀。我用剪刀将冻坏的叶子全部剪掉，只保留了眼见的这一抹绿色。

剪刀利落，眼前是一株只有一撮毛的“丑儿”，我的心，又喜又忧。所喜的，是终有一抹绿色挣脱了寒冷，坚守了一株植物的草木本心。所忧的，是这孱弱的一抹绿，它真的能让青叶吊兰元气回满，成长为最初的模样吗？

找盆，装土，上肥料，移栽，浇水。一切完成后，我把这盆青叶吊兰

放在卧室窗台上，这里，每日午后斜射进来的阳光温和而绵长。“安安静静地放心生长吧。”我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祷着，祝福着，期待着。

春节临近，我们回老家过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给所有的绿植都喝了水，包括“丑儿”青叶吊兰。在老家的那些天，偶尔也会想起家里的花草草，尤其牵挂的是那盆青叶吊兰，它长出新叶子了吗？“一撮毛”长得长一些了吗？

半个多月后，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看“丑儿”青叶吊兰：白色瓷盆里柔软纤细的绿叶四散开来，像一柱喷泉，向空中喷洒，又微微垂下。深深浅浅的绿，交错在一起，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最可喜的，是其中一脉茎上已生出新的嫩株，那一瞬间，令我心潮澎湃更感佩不已。

一株濒临绝境的青叶吊兰，用最后的倔强矢志不渝又小心翼翼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抹绿色。“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植物的初心，和人的初心如出一辙，经历过风雪，跋涉过山海，遭遇过伤痛，才愈见其弥足珍贵。

与其说是我给了青叶吊兰一个活命的机会，倒不如说是青叶吊兰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理由。“我对自己说，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一位知名作家写就的句子，此时，此刻，此地，此景，简直就是“量身定制”。伫立窗边，与青叶吊兰深情对视，它用婀娜的绿色水袖抚过我的眼，又抚过我的心，刹那之间，别的一切都不存在，有的只是对生命的敬仰和初心的礼赞。

春天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西江月 “三八”寄怀

赵淑娟

唤醒三春喜气，迎来寸草清醇。深情温暖半边天，不负殷殷心愿。守德齐眉偕老，持家教子无言。待从鬓雪潮流年，再忆平生浪漫。

破阵子

赞女飞行员徐枫灿

柳益顺

亮剑空中翠黛，持纆不负须眉。弱翅初心冲碧汉，铁骨柔情舞凤姿。乘风顺目迟。日月兼程养气，尘劳万里生威。画雨裁云喷玉露，守海看山护国维。铮铮巾帼词。

“三八节”自语(新韵)

吴婷

又是佳节盛景临，三八入耳意难欣。青春已共流波逝，岁月空随落絮沉。镜里柳眉初淡补，腮边脂粉复深匀。娇娘纵有霜丝染，难掩芳华豆蔻心。

咏农村妇女(新韵)

王桂锁

面朝黄土笑晴烟，不让须眉风采添。逐梦乡棚洒雨露，躬身农事守家园。花容渐与时光老，奉献方知岁月安。更有清芬言教子，柴门老舍亦超然。

姐妹庆贺“三八节”

齐桂林

佳节今欢聚，春风款款来。席间荤素食，瓶里浊清醅。热舞盈轩舍，深情落玉杯。别时传美照，余笑挂桃腮。

仙吕·一半儿 “三八”寄语

郝俊连

风姿绰约一枝花，工作家庭两处抓，大理通情人尽夸。遇拧巴，一半儿精明一半儿傻。

【笛家弄】烟花·龙蛇舞

赵志强

卷里寻真，墨端观色，时光明媚，暮寒春暖翻新旧。昔时风物，此际烟花，纷纷起灭，离披东顾。遍览家园，朝川松冷，也待春恩投。嗅东风，几时送，再把河山，画描重构。

可否。尽将诗笔，拈来写绘，草谏风流，野阔星垂，锦笺成就。且任、雨落谁家庭院，燕去那般时候。欢喜今朝，柳丝收嘴，快意从兹久。更看取，锦帆来，撞破云关，叩门天斗。



雀戏春枝(国画)

徐成文作

惊蛰

秋水长安

春雷云集各路高手
在大自然的舞台上
新版的命运交响曲
即将演奏

久蛰的虫蚁
欣然掀开洞穴的盖头
在松软的地毯上
开始练习走台

燕子如约而来

堂前檐下
舞出交错优美的弧线
娇小的蜂蝶
流连于花花草草之间
矫健的雄鹰
在风雨中把欢乐体验

浓妆淡抹的春天
万物谱写的生命乐章啊
春风用地纤长的手指
弹拨得起伏伏

郊外散步

李文芳

此刻，我只听见风
在枝头低语
白云歇过的地方一汪碧蓝
冰雪消融，润湿的田地
像没有拧干的被面
巨大而陈旧

一只花喜鹊飞过，小身影
截取下午寂寥的光阴

我在孤独的时间里
开始数羊，天空
剩下几只

有事做事，无事数羊
数了大半辈子还是数不清
它们驾着风，说跑就跑
一汪蓝和南河湾上的蓝一样
干净得令人发慌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艰难的起步良好的开端——盘区运输皮带化

1949年~1951年，大同矿务局所属煤矿井下采煤工作面都铺上轻轨，用人工把煤装入矿车，再把矿车推到顺槽口，用绞车拉走。矿车高度1.3米，工人装煤时，端起一铁锹煤，要举得与肩膀同高才能装进矿车，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经常由于矿车周转不及时耽误生产，工人和基层干部天天因为矿车误事提意见。

1953年~1954年，从苏联进口了CKP-11型和CKP-20型刮板输送机，直接铺设在工作面，输送机的溜煤槽高度0.35米，工人们铲一锹煤，一回身就可以装进输送机，省力多了。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问题就来了，输送机的机械事故接连不断。工作面的这一部输送机断链子，顺槽的三四部输送机断链子(即安装在溜煤槽内的刮煤板和传动链，工人们管它叫大链子)，反正不能顺利出煤。煤炭从输送机内溢出，把顺槽巷堆满，给检修造成更大的困难。幸好，1954年从苏联进口了CTP-30型刮板输送机，这种输送机有两条大链子，把刮煤板从两端固定住，沿着滑道运行，断链问题解决了，只剩下断链问题。由于是两条大链子，这种输送机的断链事故比较少，但是处理时，必须把输送机的槽子拆开，也相当麻烦。工人们千方百计摸索处理方法，涌现出好几个对解决刮板输送机断链事故颇有经验的先进检修组，如煤峪口矿王秉煜检修组、永定庄矿张富检修组、四老沟矿谷春福检修组等，他们共同的经验是“细致、认

大同矿务局井下运输的三次变革

管芙蓉

真、一个链板也不放过、一节一节地检查大链子”。

刮板输送机事故多的问题解决了，出煤顺利了，盘区上下山的绞车和无极车又开始频出状况。因为以前工作面出煤少，绞车和无极车负荷小，基本不出事故，现在出煤多了，绞车和无极车事故也来了，断绳、咬绳、落道，甚至把矿车拉翻，撞倒巷道支护，结果工作面还是出不了煤。

1957年从北京购入一台PTY-30型胶带输送机，简称“皮带机”。大家一看说明书，再提多高兴了：安装长度300米，是刮板输送机的3倍；运输量每小时300吨，是刮板输送机的4倍。大家最怕的是大链子，皮带机没有链子，可尽管放心。胶带输送机拿到永定庄矿六号井下，安装起来一转，大家都傻眼了，简直就是一条300米的长龙，摇头摆尾，左摇右晃(这种现象的术语叫跑偏)，就是放上一铁锹煤，也会被甩出老远老远！一时间，谁也束手无策。怎么办？还是老办法，现场办公，召开诸葛亮会，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怪物”，大家从力学、结构学、设备修理学、制造学等方面冥思苦想，动动这个零件，摸摸那个零件，松松这儿，紧紧那儿，忽然有一个叫宋宝的检修组长大喊了一声：“好了！”大家朝他看去，原来他把一组托辊架的固定螺丝松开，把托辊架向着

与龙行相反的方向扭转一个角度，皮带马上走得正了。大家一起学着做，时间不长，这条长龙被驯服了，乖乖地、正正地、规规矩矩地运行。事后大家总结出两条经验：第一，调整托辊架的安装方向，可以防止皮带跑偏，这个方法相当简单，只要把固定螺丝松开，用手锤敲一下，让托辊架朝着与跑偏相反的方向扭一个小小的角度就可以了。第二，胶带输送机空转时容易跑偏，带着负荷启动，不容易跑偏。

从1957年开始，皮带机成了“香饽饽”，随后两到三年，井下盘区运输实现了皮带化。全局35个盘区，有31个使用了皮带输送机。这就是井下运输的第一次变革，称之为盘区运输皮带化。

跟英国人学了一手儿——顺槽运输皮带可缩化

1974年，引进了英国的综采设备，随机带来的可伸缩式皮带机，着实让人大开眼界：运输长度1000米，运输量600~800吨/小时，皮带宽度1米。

特别让人高兴的是，安装调试车一次成功，安装起来就投入生产，生产起来就达到满载运行，运行起来很少发生故障，发生故障也非常容易处理。同家梁综采一队一上马就达到高产高效，日产量是当时普通机械化采煤日产量的10倍，接着又连创年产百万吨的佳绩，成为全国煤炭行业的典型。当

然，综采高产高效的原因不光是因为使用了可伸缩式皮带，应该说是综合性的，但由于平常对顺槽刮板输送机事故体会得过于深刻，着眼点自然而然地会集中在代替顺槽刮板输送机的可伸缩式皮带输送机上。局里有关部门也有同样体会，于是组织广大机电职工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备、器材、技术力量，奋战100天，自制15台可伸缩式皮带机。忻州窑矿一马当先，不到一个月，工程师杨志新就设计了四种方案，而且是各具特色，都是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器材，结合本矿使用要求，结构简单，加工容易，操作方便，并率先制作四台样机，让机电同行评审，最后定型。局机电部门组织各矿参观学习，拿出自己的方案。永定庄、同家梁、四老沟等矿在忻州窑矿方案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赶制样机。不到两个月，全局各矿就自制了21台可伸缩式皮带机。到1977年初，使用台数达到了54台。1980年，全局实现了顺槽皮带可缩化，使用台数在80台以上。这就是井下运输的第二次变革，称之为顺槽运输皮带可缩化。

井下运输的喇叭形战略——主斜井和大巷运输皮带化

多年实践证明，要保证煤炭生产的持续发展，矿井运输系统必须顺畅，基本经验是：要想采得出、运得快，矿井

运输系统必须形成一个喇叭形，即工作面生产能力<工作面运输能力<顺槽运输能力<盘区运输能力<大巷运输能力<井口提升能力。这样，在生产中才不会产生卡脖子现象。有一个盘区或一两个采煤工作面因故障停产，其他盘区或工作面还可以照常出煤，如果主井提升出了问题，那么所有的盘区和工作面都得停产，所以，主井提升必须有足够的备用生产能力，一般不小于15%~25%。为此，20世纪50年代，煤峪口矿4号井、永定庄矿6号井把蒸汽绞车更换为电动绞车。煤峪口矿还进一步把3号井和翻转罐笼作为提煤主井。60年代，煤峪口矿2号主井改造完成，8吨箕斗投产。忻州窑矿1号立井由1吨罐笼更换为8吨箕斗。永定庄矿大斜井7部和四老沟矿11号井2部大型皮带输送机投产。70年代，马脊梁矿平副主井和挖金湾矿大凹主井皮带输送机投产，煤峪口矿主井8吨箕斗加大为14吨，王村矿主井把串车改造为强力皮带提升。所有这些，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了主井的提升能力，使之成为喇叭形的最大端。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矿井下主要运输大巷陆续更换为电机车，其中煤峪口矿是3吨矿车、10吨电机车，四老沟矿是3吨矿车、14吨电机车，永定庄矿是1.5吨矿车、7吨电机车。其余各矿都是1吨矿车、7吨电机车。电机车运输的最大弱点是间断运输，不能适应盘区皮带连续运输的需要，因此，大巷也必须改造或皮带运输，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70~80年代，大同矿务局各矿下大力气，投入巨资，对井下大巷进行技术改造，并在主要盘区和主井建造大型溜煤眼和大容量储煤仓，增大盘区和主井的吞吐能力。同时，还因地制宜选用大型胶带输送机，忻州窑矿大胆选用了钢丝绳牵引皮带，白洞矿则自己动手改制多驱动皮带，这两个矿的皮带机都是在全局独树一帜。永定庄矿的865大巷、同家梁矿9号井的主要运输大巷等，都分别选用了钢丝绳牵引强力皮带。到1987年底，全局实现了井下主要运输大巷皮带化，不但有力地促进了1979年全局老矿扩挖和煤炭产量翻番规划的完成，也为翻番后的煤炭生产持续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这就是井下运输的第三次变革，称之为主斜井和大巷运输皮带化。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